



这双手虽然小

这东方少女似二十年代法国装饰艺术时期的小小象牙雕像：
雪白精致的小面孔、细细手脚，什么都袖珍一点点大，可是她
一支笔一张嘴可真厉害，目光尖锐，发问鲜活……

亦舒作品集（第二辑）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亦舒作品集. 第2辑 / (加) 亦舒著. —北京: 中国戏剧出版社, 2001.12

ISBN 7-104-01461-6

I. 亦... II. 亦... III. ①中篇小说-作品集-中国-当代②短篇小说-作品集-中国-当代

IV. I711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1) 第 086984 号

亦舒作品集 (第二辑)

作 者: 亦 舒

责任编辑: 周育英

装帧设计: 飞 林

出版发行: 中国戏剧出版社

(北京海淀区大钟东南村甲 81 号)

联系电话: 010-62127285

印 刷: 番禺官桥彩色印刷厂

开 本: 850×1168 1/32

印 张: 90 字数 180 万字

版 次: 2001 年 12 月第 1 版

2001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: 1-5000 册

书 号: ISBN 7-104-01461-6/I.596

定 价: 147.00 元 (全套 15 册)

(版权所有·翻印必究)

(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可与承印厂联系。)

亦舒作品集(第二辑)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

天上所有的星
这双手虽然小
艳阳天
印度墨
寂寞的心俱乐部
幽灵吉卜赛
蝉
只有眼睛最真
要多美丽就多美丽
小人儿
老房子
一个女人两张床
故园
如果墙会说话
不羁的风



亦舒小传

亦舒，原名倪亦舒，浙江省宁波人，是香港名作家倪匡（卫斯理）之妹，幼时随家人迁居香港，后定居加拿大。十五岁开始在报刊上发表小说，著有长中短篇小说及杂文集一百多部。亦舒自幼受传统道德文化的熏染，青年时期又受过欧风美雨的沐浴，其作品一直盛销不衰，造成了香港出现的“亦舒现象”。她的作品自成一个浪漫别致的感情天地，既轻松有趣，又雅俗共赏。亦舒今日所以能创造“千树万树梨花开”的壮盛景象，除其禀赋外，还因她有丰富的生活底蕴，且视角敏锐，文笔酣畅又具有女人细腻和婉丽的感情，她的小说特点是充满浓厚的时代气息。此惊世佳绩，诚令人激赏。

通过她的作品，读者将会看到全景式的海外色彩斑斓的世界！使广大读者也不亚于与亦舒一次愉悦的会面！

大新闻现场总是一片混乱，气氛紧张不安。

警察已经将那所平房团团包围，准备随时出击，电视台及报馆记者在一旁潜伏，蠢蠢欲动。

一个年轻、面貌娟秀的女子站在对面马路，手持麦克风作现场报道：“自今晨九时开始，该男子挟持前妻及一子一女作为人质，与警方对峙达六个小时。他有枪，并且不时殴打小孩，令警方十分紧张，谈判专家经已到场，正尝试进入现场，综合电视台记者彭嘉扬报道。”

摄影师刚想放下机器休息一会，平房内忽然传来卜卜枪声，身为记者，彭嘉扬自然敏捷机灵，立刻奔向平房，警察们一阵骚动，不顾一切，破门而入。

“轰隆一声”，大门应声而倒。

他们大声吆喝：“警察，放下武器，警察！”

眼尖的嘉扬已经看到近大门处躺着大小三具人体，她呵地一声叫出来。

一个女警拦住她，“小姐，请勿踏进现场，请即时退出。”

· 这双手虽然小 ·

这时，冲上楼梯的警察颓然跑下来。

同伴问他：“有什么发现？”

“他已自杀。”

嘉扬一听，大为激动，不顾一切对牢麦克风就喊：“该男子闯入前妻住宅，扬言要她好看，结果枪杀一家三口。快 21 世纪了，在这文明西方社会，女性命运仍然坎坷，综合电视台彭嘉扬报道。”

她放下麦克风，混身颤抖，目睹惨剧发生，刹那间四条生命烟飞灰灭，年轻的她接受不来，她走到一旁，蹲下身子，把头埋在手中。

“嘉扬。”

她抬起头来，看到上司赫昔信。

他给她一杯热可可。

“好点没有？回去剪片子，立刻出下午新闻。”

嘉扬低声答：“是。”

“汤会留守这里善后。”

嘉扬站起来，双膝仍然发软。

“嘉扬，一个优秀记者必需大胆、细心、冷静。”

嘉扬苦笑。

“而且做新闻，不能渗入私人观点，亦不应感情用事。”

“是。”

赫昔信扬扬手，“你回去吧，稍后我会与你会合。”

救护车疾驶而至，嘉扬听见有人说：“无生还

者。”

焦土政策：我不能使你快乐，我不能拥有你，但是，我能扼杀你的生命。

回到新闻室，她为这段新闻加上总结：“这已是本年度本省第三宗虐杀妻儿案，此风不可长，政府应加强保护妇孺……”

赫昔信回来了。

“嘉扬，你观点太私人了。”

“我报道的都是事实。”

“小姐——”

“被害人再三向警方表示受到前夫恐吓监视，警方并无予以保护。”

“警方哪有这许多人力物力应付每宗家庭不和事件。”

嘉扬痛心疾首，“我为女性命运悲哀。”

谁知赫昔信忽然笑了。

“你笑什么？”

“别不高兴，嘉扬，你感情如此丰富，比较适合做一个小说家。”

“这是褒是贬？”

“这只是我私人意见，来，让我们开始工作。”

新闻片断播出后，案头电话铃大响。

“嘉扬，你听着，”是哥哥嘉维，“我们看到电视新闻枪林弹雨，场面可怖，妈吓得惊哭，你几时下班慰母？”

“还有点事，同妈说我无恙。”

· 这双手虽然小 ·

“请尽快回来。”

匆匆做妥手上工作，嘉扬驾车回家，双目通红的母亲站在门口等她。

嘉扬一手搂着母亲肩膀。

彭太太哀求：“嘉扬，不要再做记者了。”

嘉维走出来说：“女孩子做些软性新闻岂不是更好。”

“嘉扬，我真担惊受怕，上次在东区捉毒贩，我亲眼看见疑匪推开摄影机说要杀死你。”

回到客厅，一家人坐下。

嘉维的未婚妻周陶芳捧出下午茶及蛋糕，笑说：“小妹想做英雄。”

嘉扬回嘴：“那多好，你独个儿讨得妈妈欢心，珍珠玉石都是你的。”

陶方只是笑嘻嘻。

彭太太犹有余悸，“从前，怕女儿嫁不出去，或是嫁不到好人家。现在，还得怕女儿太能干，走太远。”

嘉扬说：“我又没走到别的地方去。”

“讲的是你堂姐嘉媛，跑到天之涯海之角去与猢猻作伴，大伯急得血压高。”

提到姐姐嘉媛，嘉扬心向往之，“她，我哪里学得了她，她得到史密夫松尼恩博物馆的生物奖学金，此刻在马达加斯加研究利马猿。”

嘉维吸一口气，“什么？”

“前些时候她在国家地理杂志发表的图片真令

人心折。”

彭太太说：“嘉媛她乱发纠结，看上去也同猿猴差不多呢。”

陶芳叹口气，“女儿志在四方，我就少了这份胆色，我只想婚后生两子两女管彭家四只小猴子已心满意足。”

彭太太转忧为喜，“这才是我要听的话。”

嘉扬捧着咖啡，忽然出神，她累了。

“我去淋浴休息。”

她回房即倒在床上。

一闭上眼便看到刚才发生的灭门惨剧，母子三口蜷缩倒卧在门边的情形历历在目，她们三人分明已逃到门口，仍惨遭毒手。杀害他们的，正是原本应当保护他们的人。

那年轻母亲的体压住子女，至死还想保护他们。

嘉扬用手揉着双眼，深深叹息。

她累极入睡。

母亲敲门她才醒来，天色已暗。

“嘉扬，电话。”

嘉扬听过电话就说：“我马上来。”

彭太太急问：“你又去什么地方？”

嘉扬笑，“跳舞。”

彭太太反而放心，可是嘴里仍然唠叨：“你是记者，应该知道，别喝不知名饮料，不要与陌生人搭讪……”

· 这双手虽然小 ·

嘉扬已经抓过外套去得老远。

一个妇女权益组织的会员在电视台等她。

她赶到新闻室时听到那位女士大声说：“彭小姐或许会了解我的愤怒。”

“她来了。”众人松口气。

嘉扬问：“什么事？”

那位女士伸出手，“我叫赵香珠，我想为陈群娣伸冤。”

嘉扬与她握手，“陈女士已不在人世。”

赵香珠说：“那么，责任就落在我们身上。”

同事们一听，立刻借故走开。

赵香珠说：“陈群娣不是一个名字，一个档案，她曾是一个活生生的人。”

她打开公事包，取出一叠照片，“看，她有父母兄弟，有同学朋友，她在世上，生活了三十四年，我们希望她的悲剧可唤醒公众对妇女受虐的关注。”

嘉扬静静聆听。

赵香珠叹口气，“我不是妇解分子，我是执业律师，我只是想为弱者做一点事情。”她放下名片。

“我明白。”

“下星期我们举办如何应付家庭暴力讲座，你可愿来参加？”

“我会出现。还有，照片可以留给我用吗？”

“欢迎采用。”

赵香珠告辞。

她是一个喜欢多管闲事的人，世上原应多几个好事之徒。

嘉扬做多一个特写，放在赫昔信桌子上。

那天她真筋疲力尽，反而睡不着。

她与大哥聊天。

嘉维问：“你的冒险细胞遗传自何人？”

“祖父吧，他少年时便独自飘洋过海，到马六岬学做生意。”

“可是偏偏遗传给女孙，”嘉维笑着搔头，“天地良心，我认为最舒服的地方是家里自己的床，我一点不想东征西讨，明年结婚，打算与妈妈同住，在她老人家英明领导之下，实施开枝散叶。”

嘉扬微笑，“恭喜你。”

“母亲的意思是，你或可找一份教职。”

嘉扬忽然说：“嘉维，你说，虐待有几种？”

嘉维一怔，“你在讲什么？”

嘉扬说下去：“父亲长期在东南亚照顾生意，置母亲不顾，一年才见三两次，可算精神虐待？”

嘉维低声喝止：“你说到什么地方去了。”

“母亲哑忍已有十年，亲友纷纷传说父亲另有女伴，为什么无人站出来说一句公道话？”

“嘘，嘘。”

嘉扬把头枕在双臂上，“是因为她还算得上丰衣足食吧。我想好好研究这种现象，或许，将来可以写一本书。”

“不早了，我明天得上班。”

· 这双手虽然小 ·

第二天，新闻组开会，决定采用嘉扬的故事。

“相当煽动，可是有其观点。”

“新闻新闻，三天之后，不再有人提起的叫新闻。”

一位同事忽然匆匆进来，“接到警方报告，北区山上发现弃车，车后尾厢中有昏迷印裔女性，身上有被殴打迹象，现已送院，车子属于她丈夫的父亲。”

“嘉扬，你去做这单新闻。”

嘉扬立刻跑出去。

到了现场，刚来得及看到拖车将豪华房车拖走。

“伤者情况如何？”

“已不治。”

嘉扬抬起头，凝神看着灰紫色天空一会儿，吸进一口气，将案件冷静地报告出来。

“你以为这种事不会发生在文明社会？错，事实胜于雄辩，这些惨剧仍没有答案。”

一连串报告造成回响，观众关注，收视率冒升，彭嘉扬不再是寂寂无名小记者，她渐渐培养出个人风格。

连赫昔信都说：“在新闻淡季她也会做些特写，采访本市老太太，比较她们生活，谈谈她们喜与悲，回忆前半生得失，这些报告十分受欢迎。”

嘉扬会代表电视台送食物鲜花给超过百岁的老妇。

出乎意料之外，百岁人瑞大不乏人。

男同事问：“男人呢，男性没有同样待遇？”

“男人？”嘉扬的口气像是从未听过有这类人种似的。

“是呀，男人也会悲伤，也会寂寞，也有委屈。”

“呵，是吗。”

“喂，世界大战时，男儿热血救国，舍身取义，你不知道有这件事？”

嘉扬用铅笔敲桌子，“嗯，男人。”

她再也没想到这一连串报告会引发她生活中转折点。

半年后一个下午，她自现场工作回来，一边放下采访器材，一边说：“豪宅区后巷发现女尸，混身鲜血，无身份证明文件，使坊众大为震惊。”

嘉扬一时没有留意到新闻室里有外人。

直到一个人转过头来，双眼炯炯有神地看着她。

嘉扬也向她行注目礼。

那女子约三十多岁，短发，肤色微褐像中亚细亚人，穿白衬衫及卡其裤，刚健婀娜，笑时有种妩媚。可是不笑时又略带威严。

彭嘉扬一时不相信自己双眼。

她冲口而出：“你是珍伊娜。”

那位女士笑了：“你认识我？”

一边赫昔信说：“大名鼎鼎，谁人不知。”

· 这双手虽然小 ·

“大驾光临，不知有什么事？”

珍伊娜指着嘉扬说：“找你。”

“找我？”

珍伊娜是美国著名新闻时事节目主持人，时时出没战区报道新闻，她是真正冒着枪林弹雨、生命危险换取宝贵资讯的名记者。

她伸出手与嘉扬一握，“我已离开美国广播公司及‘标准视线’节目，现在担任独立制片，打算拍摄一连系半小时节目。”

“啊。”

“一共十三集，题目是今日世界妇女不公平待遇，彭嘉扬，我想聘请你担任助手。”

珍说话像发射连珠炮，嘉扬半晌才会过意来。

她立刻看着赫昔信，她与综合电视台还有一年合约。

“且慢高兴，”老赫说：“你且听听珍的计划。”

珍把一只信封放到桌子上，“全在里头了，你慢慢看。”她一边说一边站起来。

“你赶时间？”

“我约了摄影师。”

她已经一阵风似离开新闻室。

赫昔信赞道：“魅力十足。”

嘉扬飘飘然，“看中了我，找我做助手。”

“嘉扬，没那么大的头，莫戴那么大的帽。”

嘉扬笑道：“你总是打压我。”

她打开了那只大信封，先看到一张地图，用红

线注明路程，每个站打一颗黄心。

“嗨，这像是印第安那钟斯博士的探险图。”

“说得一点也不错？”

“中国、日本、印度、泰国、约旦、苏丹……
简直环游世界。”

赫昔信笑了，“为期半年，合同上注明经费以及酬劳有限，可是能叫你增阔视线。”

“我不等钱用。”

“嘉扬，珍去的都是穷乡僻壤，她不会挑大城市落脚。”

嘉扬有点怯意，“她为什么挑中我？”

“一则，是同道中人，她看过你这一年来的新闻稿，二则，新人价廉物美，三则，她欣赏你，再说，找个出生入死的助手，也不容易。”

“我与综合的关系呢？”

“可以弹性处理，我立即代你与上头商量。”

“我愿听取你的忠告。”

赫昔信说：“千载难逢机会，同珍讲明，你有出书及借用图片权利，如无意外，这本册子将会引起国际若干注意。”

嘉扬欢呼一声。

“不过，我看你最好趁这空档进行体能训练。”

嘉扬说：“我一直有游泳打球。”

“嘿。”

“什么？”

“珍伊娜的著名战壕作风可不是草地网球。”

· 这双手虽然小 ·

“是。”嘉扬立刻向赫昔信敬一个礼。

赫昔信看着她一会儿，忽然叹口气，“你在我手下多久了？”

“两年，多谢你做我尊师。”

“我何来资格做你老师。”

“老赫，你怎么了。”

“你一进综合我便知道你不是池中物，你精通中英法语，持名校政治科学及新闻系文凭，无家累，精力无穷，具备一切优秀条件……”

嘉扬大惑不解，“赞我？那是否意味‘呵有毛有翼想飞出老巢了，不过，做得不好也别妄想回头，这里已经没你的事’。”

赫昔信笑得眼泪都挤出来。

这刁钻活泼聪敏的女孩一进门便吸引住他，他已届中年，离过两次婚，嗜酒，薪水大部份用来付赡养费，在新闻界混了四分一世纪，精通所有门槛，却已丧失热情。

这个女孩的真纯像一道金光照入他霉腐积尘的心房，叫他自惭形秽，于是，他装出一副长辈模样，划清界线……不不，他老赫不是癞蛤蟆，他尚余一点点尊严。

今日，这女孩终于要飞出去了。

以后，除出威士忌加冰，已没有什么再能引他笑。

他不舍得她。

他挽起绉绉的外套，“我出去一会儿。”